

巨人丛书

多彩年华
● 特辑

贺国甫著

哎哟，妈妈

Duocai



nianhua

儿童出版社

多彩年华

● 特辑

贺国甫著

哎哟，妈妈



少年儿童出版社

哎哟，妈妈

贺国甫 著

夏 琦 摄影

陆震伟 装帧

责任编辑 张蜀君 美术编辑 侯强华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马东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6.5 插页 7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61,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上海联合科教文编译所印刷厂排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印数 1 - 5,100

ISBN7 - 5324 - 3875 - 9/I · 1673(JL) 定价: 12.40 元



作者简历

贺国甫，男，五十二岁，浙江镇海人，上海市总工会文艺创作中心编剧，上海作协理事、上海影协理事。主要作品有话剧《血，总是热的》、《大桥》；电影《娃娃餐厅》、《天堂回信》、《都市情话》；电视连续剧《大上海出租车》、《大潮汐》、《欢乐家庭》等。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这是一所市重点中学的校园。

沉重的期终考试结束了，师生们都松了一口气：过几天就要放寒假了，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了。

此刻，一向严肃沉静的校园活跃起来：在篮球场上，刘校长竟然放下手中的工作和高三的男生们一道打篮球呢；在操场的另一边，几位女教师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女生在愉快地跳着迪斯科；足球场上的男生们个个都成了“拼命三郎”，没命地奔，没命地踢，铲球、铲人、推人……嘻嘻哈哈的，有个调皮的男生还故意把足球往在球场边围着的女生群里吊射，吓得女生们尖叫狂奔，男生们响起恶作剧般的狂笑……

高二（1）班的同学没有去跳舞或打球，此刻他们正在教室里等待班长罗倩。

罗倩点子多，她在策划一次更具刺激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至于搞什么活动，罗倩始终秘而不宣，让神秘的气氛笼罩着教室。

今天同学们进教室后，罗倩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待同学们都坐定后，罗倩故作神秘地说：“今天我们要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可以使我们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很有趣的。”

罗倩的话没说完，丁一华举手站起来接口说：“班长，我看最有趣的事是看别人谈朋友，我们总不会去看别人谈朋友吧？”

教室里顿时哄笑起来。

罗倩瞟了丁一华一眼，说：“你不说别人不会把你当哑巴。”

丁一华敬了一个礼，调皮地说：“是，班长，我不会当哑巴！”然后坐了下去。

罗倩不理睬他，继续说：“鲁迅说过，要读世间这部活书。课堂上读书重要，读社会这部大书也很重要，所以……”

罗倩说到这里故意不说下去，然后点起名来：“苏苏！”

李苏笑眼盈盈地走到讲台边，望着大家神秘一笑。显然，她已经知道罗倩的活动内容。

罗倩又扫了男同学一眼，喊道：“丁一华！”

丁一华刷地从座位上站起，大声应道：“末将丁一华听候调遣！”

教室里又响起愉快的笑声。

罗倩叫大家稍候一会，便带李苏、丁一华走了……

教室里等候着罗倩的许多同学，正在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一个个神情轻松，眉开眼笑。寒假就要开始了，对他们来说，接下来的一切无限美妙，令人鼓舞。他们可以忘我地睡懒觉，可以尽情地读金大侠的“射雕、神雕”，可以看琼瑶外婆的《还珠格格》，可以通宵达旦地打电脑游戏，另外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当然是以春节的名义大显身手，向爸爸、妈妈、爷爷、外婆、叔叔、阿姨拉赞助，他们很高兴他们的老爸、老妈不是独生子女，否则压岁钱的数字就不会那么令人心醉了。

罗倩、李苏和丁一华笑逐颜开地将一大堆叠得高高的纸箱用小车推进教室。纸箱里装的是花。

罗倩的谜底揭晓了，同学们都欢呼起来：

“哟，原来是叫我们做卖花姑娘呀。”一个女同学惊叫起来。

“卖花姑娘有什么不好？花是美的，我们就当美的天使吧。”另一个女同学说。

一个男同学故作惊讶说：“班长哎，你们小女孩去卖卖花什么的还行，可叫我们男子汉大男人去街头巷尾叫卖‘玫瑰花要哦’‘康乃馨要哦’，还要跟小姑娘、小女人讨价还价，真吓煞我也。”

罗倩白他一眼，没吱声。

罗倩往教室中央一站：“喂，要勤工俭学卖花的请付押金。”

同学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将钱递给罗倩，嘴里乱嚷嚷着：“我要一箱玫瑰；我要两箱，一箱玫瑰，一箱百合……”

罗倩连忙一边登记，一边对李苏说：“苏苏……”

丁一华“哇”的一声叫了起来：“还苏苏呢，再过两年都可以和白马王子上民政局领红派司了。”

李苏一下涨红了脸，盯他一眼说：“老丁，你……”

“苏苏，别理他，老丁被琼瑶外婆、岑凯伦阿姨给弄糊涂了，在内心独白呢，要不哪来的那么多青春美丽疙瘩豆呀！”罗倩抢白了丁一华一句。

丁一华虽然调皮，但他的反应速度没有罗倩快。罗倩对同学很和气，但对调皮的丁一华却有时不太客气，当丁一华玩笑开过头时，罗倩能随时抓住他的痛处，冷不防给他一击，叫他哭笑不得。此刻罗倩和李苏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丁一华还开“无轨电车”，罗倩便狠狠刺他一枪，给好友李苏解围。罗倩这么一说，同学们都哄笑起来，这下丁一华反而闹了个大红脸。

罗倩招呼一个戴眼镜的女生说：“徐冰，你怎么不批发点去卖卖呀？据（3）班那些哥儿、姐儿们说，新年快到了，拿到宾馆、夜总会前面去卖，生意特别好，利润非常可观呢！”

徐冰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我妈妈从新疆到上海来了。”

这时，不甘寂寞的丁一华又来凑热闹了：“什么？什么？小新疆，你妈妈也到上海来了？不种她的‘吐鲁番’葡萄了？”说完，脸上故意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态。

罗倩用手中的本子敲敲丁一华的脑袋说：“喂喂，老丁哎，我对你的性别非常怀疑，你怎么像长头发的家庭妇女一样，东家长，西家短的，那么喜欢管闲事？”

丁一华瞪了罗倩一眼，不再说话，因为他深知自己不是罗倩的对手。

罗倩疑惑不解地说：“徐冰，你妈妈到上海来陪你过年还不

好？”

徐冰讷讷地说：“我妈妈是申请提早退休，到上海来陪我读书的。她说我还有一年半就要考大学了，已到了关键时刻。”徐冰说到这里，眼泪差点流出来，她心里沉甸甸的。是啊，万一考不上大学，她怎么向母亲交代啊！

罗倩对徐冰充满同情。她知道徐冰的父母是老知青，在“文化大革命”风暴震天撼地的时刻，徐冰的父母“打起背包走天下，哪里需要哪安家”，双双踏上到新疆的征途，在边疆扎根安家。俗话说，叶落归根，如今父母年岁大了，老是想起上海的老家。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独生女儿徐冰身上，望女成凤，祈盼徐冰一心一意念书，将来好考取上海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好了却父母回沪定居的夙愿。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给女儿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使女儿心情变坏。

罗倩为了使徐冰摆脱心里的阴影，装作快活地说：“徐冰，别想那么多了，想得多，老得快，早生华发不合算，还是快快活活去做一回卖花姑娘吧！”

徐冰被罗倩的快乐情绪感染了，“噗哧”一声笑起来，愉快地说：“好，到街头去吧，我们卖花不卖唱，怕什么！”

罗倩笑了起来。她环视教室里热热闹闹的同学，有的在闻花香，有的扮成卖花姑娘的样子在叫卖；有的男同学故意扮成顾客跟“卖花姑娘”讨价还价，气氛十分热烈。

罗倩看了一下在旁边的李苏，忙问：“苏苏，还有没有登记的吗？”

李苏满有把握地说：“放心，一个也漏不了！”

罗倩狐疑地看了李苏一眼，关切地问：“苏苏，你去不去卖花？”

罗倩知道李苏有她的难处。李苏的妈妈苏怡然是一位“妈妈阿姨”，女儿都十几岁了，可苏妈妈仍把李苏当做幼儿园的小朋友，管头管脚，以李苏的话来说是“关心得无孔不入”。尤其现

在读高二了，还有一年半就要考大学，苏妈妈对李苏更是“重点照顾”。李苏回到家里，苏妈妈连忙帮她脱鞋，拿拖鞋；洗澡时，连忙给她放好浴缸水，挑好睡衣；早上李苏刚起床，苏妈妈已经在餐桌上摆好牛奶、煎蛋和“黑森林”面包；为了让李苏专心读书，苏妈妈连一双袜子、一只碗都不要她洗。对于这一切，有独立意识的李苏极为反感，但又无可奈何，毕竟母命难违啊。

此刻，经罗倩一说，李苏心里不由“格楞”一下，心想，这位“妈妈阿姨”肯定不让她到外面去“野”的，顿时脸上布满愁云，犹豫着不知说什么好。

丁一华似乎发现了什么，对着李苏不怀好意地笑着。

李苏知道这位捣蛋鬼又要出什么馊主意了，嗔道：“老丁，你呀，‘脸上笑嘻嘻，心藏杀人机’，不怀好意！”说完，对罗倩说，“我要一箱玫瑰！”

丁一华看了看窗外，又看看李苏，说：“李苏，我想起一首诗，”接着，他头一扬，随口朗诵起来，“远远来了个骑马的青年，近了，近了，他走到姑娘的身边，大声地问：‘姑娘，你嫁不嫁？’姑娘娇羞地说：‘哎，我要回去问我的妈妈！’”

这是一首 60 年代有名的新疆情诗，丁一华即兴表演起来。

聪明的罗倩顿时悟到什么，连忙朝窗外望去，只见在校园楼前的梧桐树下站着一位人高马大的学生，正往这里张望。她用目光向李苏示意了一下，李苏看到那位男生，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李苏这窘境被丁一华看在眼里，他像获得什么宝贝似的，目光直逼李苏，随口又学《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脸红干什么？”

李苏狠狠地瞪了丁一华一眼，拉着罗倩往教室外奔去。

那个男生叫赵小明，此刻，他正手扶着一辆漂亮的跑车，等

候在楼前；他高大而英俊，地地道道的阳光男孩的架势，样子十分可爱。

罗倩、李苏奔到赵小明面前，脸上呈现着灿烂的微笑。他们三个的关系源远流长，在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出生，后来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到初中，不到一岁的时候起就是朋友，直到一年前，赵小明因为考分不佳进入一所“第三世界”普通中学，没能像罗倩、李苏那样在胸前挂上市重点中学的校徽。

罗倩把手表伸到贴近赵小明眼睛的地方说：“怎么现在才来？肯定是睡懒觉了！”

李苏看到赵小明，由衷地高兴，说：“反正放假了嘛，多睡一会儿也没关系的。”

赵小明叹了一口气说：“老爸、老妈硬逼着我来问到这里借读的事。”

罗倩说：“噢，这两天已经有家长来找校长了。”

李苏着急地说：“那你得让你爸爸早点来，晚了就搞不定了！”

赵小明无可奈何地说：“其实我来也没有用的，一看到书就头晕。唉，老爸、老妈……”他无奈地叹息，为老爸、老妈对自己儿子如此不能知人善任而悲哀。

罗倩快人快语说：“小明，我警告你，再不好好读书呀，你的老爸、老妈早晚死在你手里！”

赵小明一本正经地点头：“这倒完全有可能，他们就差那么一点点代我背着书包去上课了。”他确实心事重重起来。

李苏真诚地说：“小明，你来这里借读吧，拼一下，成绩会上去的，真的，我保证。”

罗倩朝赵小明眨眨眼睛，意味深长地说：“小明，看到了吧，有人替你打包票了。”

李苏一下脸红了，随即由衷地说：“小明来了，我们三个又可以像从前一样老在一起了。”

罗情的家在学校旁的一套普普通通的两室一厅里，房间里的陈设都已经充满沧桑感了，然而却收拾得一尘不染，舒适温馨。

家里就只有妈妈和罗倩母女俩。父亲在两年前去世了，母女两人相依为命。罗倩很懂事，每次外出前总要回家与妈妈说一声，免得母亲挂念。今天罗倩她们要外出卖花，她匆匆赶回家来跟妈妈说，忘了跟李苏商量去卖花的地点。此刻，她正兴高采烈地与李苏在电话里讨论起来：“……苏苏，我们到‘梦世界’去卖，上那里的人多，而且大多是成双成对的。我可以对他们说：‘先生，买一朵玫瑰吧，送给你心爱的姑娘！’我们早点去，估计五点左右到那里，好，我们在门口见。”罗倩放下电话，说：“妈，这儿离‘梦世界’挺远的，我想早点去。”

妈妈周虹点头，拿出钱来塞进女儿手中，说：“拿着，乘车去。”

罗倩把钱塞还给母亲，说：“妈妈，车钱我自己有的。”她从橱子里拿出一只矿泉水瓶子，往里装上白开水，“这是‘罗倩牌’矿泉水，妈妈，做生意要讲究成本核算，要不，这花还没去卖，我就得宣布破产了！”

周虹点点头说：“好了，我的宝贝女儿去当卖花姑娘了！”她尽量笑笑，笑容里有着难以掩饰的苦涩；她是一个小学教师，她为不能让女儿像别的孩子那样生活而充满歉意。

罗倩上前搂住母亲亲昵地说：“哪里呀，妈，过几年你女儿要是当上了董事长、总经理，你一定不能忘记，你女儿当企业家实习期是从今天开始的！”罗倩说完，拉起行李车快步往公共汽车站走去，她要与李苏在“梦世界”门口会合。

李苏拉着行李车往车站走去，她的心情非常压抑。为了参加这次勤工俭学，她同她那气质一流、模样雍容华贵，在外资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母亲苏怡然非常认真负责、非常一丝不苟地吵了一架。她拒绝了母亲的种种精神的威胁和物质的引诱，为证明自己的独立自主和自尊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充满悲壮的选择。她拉着那箱花出门的时候，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回”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有了总有一次走出门去就再也不会回家的预感。

当女儿离家而去时，苏怡然感到一阵心痛，她连忙到车库里开出车，悄悄跟在女儿后边。一辆豪华“尼桑”缓缓驰到李苏的身边，李苏的母亲苏怡然从车中探出头来，望着女儿，忧心如焚。女儿涉世未深，怎么能到夜总会这种鱼龙混杂、乌七八糟的地方去呢？在她的眼里，对自己女儿来说，这个世界处处充满陷阱，只要稍稍有个闪失，她那小心翼翼呵护了十六年的宝贝就会坠入深渊，她十多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她自己，还有她的家庭，今后的生活将会充满悲哀和不幸，这种念头随着女儿的长大而日趋强烈，甚至有点病态。于是她对女儿实行了充满爱心的监控，不惜动用了阴谋诡计外加高科技手段。在家里只要她拿起经她改装的电话就能够听到女儿房间的任何细小的声响。她颇有心计，在女儿十六岁生日的时候交给了女儿书桌的钥匙，宣称女儿已经长大，可以拥有自己的秘密，但是她却偷偷地配了一把钥匙……此刻，她决心与女儿同行，她要阻止女儿，绝不让她在乌七八糟的地方误入歧途。

看着女儿倔强地拉着行李车走向车站，苏怡然柔声地招呼女儿：“苏苏，妈妈刚才有点急躁了，这样好不好？花，妈妈全包了，钱，妈妈现在就给你，当然会让你有足够的利润，再说，你的同学不会知道的。你看这样好吗？”

李苏摇了摇头说：“妈妈，这是勤工俭学，是锻炼我们参与能力，不光是为了钱！妈妈，请你稍稍给我点自主权好不好？你



不知道别人现在是怎么嘲笑我的！”

苏怡然担心地说：“苏苏，今天情况不一样，‘梦世界’这种地方……”

李苏坚决地说：“妈，我都十六足岁了！”

苏怡然解释说：“正因为你是十六足岁了，所以你也特别不能到这种地方去。”

李苏抗议说：“你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就穿上军大衣到黑龙江参加军垦了，我却不能到夜总会前面去卖几支花，妈，我已经是高中生了！”

苏怡然觉得女儿太天真，说：“报上登了，大学生都还有人给骗子拐跑的呢！”

李苏坚定地摇了摇头，她拉着行李车转身就走。

苏怡然急了，说：“苏苏，这样吧，妈妈送你去。”

李苏说：“不要，我不想让我变得那样可笑。”

李苏从来都没有觉着妈妈是这样令人生厌。妈妈动不动就摆出有钱人的架势，在单位里把下属指挥得走马灯似的转着，在家里也是霸气十足，爸爸是她的下级，属于她的“马仔”；女儿是她的宝贝，一切都要由她主宰，包括女儿的前途。李苏没有任何自由，更谈不上独立人格，就像这次去搞勤工俭学，其实是接触社会的一种方式，是罗倩和她“密谋策划”的，但到头来这位包打天下的老妈还是要帮自己打天下，竟然想出钱把她的一箱玫瑰花全包下来，这叫她如何向同学们交代？

李苏万万没有想到，妈妈竟然对自己紧追不舍，真叫她哭笑不得。她要摆脱妈妈，她要有自己的自由。她急速向车站走去。

李苏想着走着，蓦然看到在车站的站牌底下站着的罗倩，她奋力喊了声：“倩倩——”

罗倩扭头看到拖着行李车奔来的李苏，连连向她招手。

李苏急匆匆地奔过来，罗倩连忙帮她拉过行李车。正好这

时驶来一辆公共汽车，李苏气喘吁吁地说：“快，上车，快，快！”

上车后，罗倩看到李苏慌乱的神情，连忙朝车后的玻璃窗看去，只见一辆熟悉的、崭新的豪华型“尼桑”渐渐地消失，心里全明白了，快活地对李苏说：“乌拉，我们摆脱跟踪的尾巴了！”

李苏望着罗倩无忧无虑的神情，也露出了笑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天还未黑，“梦世界”正门上方的巨型霓虹灯已经亮了起来，炫目的光影下，俊男靓女川流不息。

罗倩和李苏在“梦世界”门前卖花。

罗倩迎着那一对对情侣喊着：“先生，给你可爱的小姐买一支玫瑰吧。这样，今晚你就有了双份的美丽。”

罗倩头上扎的“马尾巴”在寒风中轻轻摆动着，瓜子脸上显出健康的嫩红色，灵动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十分惹人喜爱。她甜甜的嗓音带有磁性似的，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不知是对这位活泼可爱的姑娘的爱怜还是希望获得“双份美丽”，许多男士都争先恐后地解囊买花，罗倩简直成了街头的“卖花明星”，忙着发花和收款，还要对顾客说上，诸如“玫瑰情人领略玫瑰人生”，“百合花迎来百年好合”之类的吉利话语，使得顾客得意而来，满意而去，皆大欢喜。

罗倩这次勤工俭学除体验社会人生外，还多了点经济意识。

罗倩的爸爸两年前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妈妈是小学教师，薪金不高。由于爸爸生病时用去不少钱，再加上妈妈又生严重的胃病，也花费了不少钱。如今家里真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严酷的现实使罗倩过早地品尝了人间的甜酸苦辣。她要读书，也要挑起照顾妈妈的重任。所以她一个人独揽了两箱花，一箱玫瑰，一箱百合。这两种花从她的嘴里唱歌似的，说出了情侣们的美好愿望，什么“玫瑰人生”

啦，“百年好合”啦等等，说得情侣们心花怒放，纷纷购买，罗倩真是喜不自胜。

不断地有人买罗倩的花。罗倩送上玫瑰，递上零钱：“先生，找你钱。”

那个先生挽着女友，对罗倩含笑摆手：“姑娘，不用找了。”

李苏站在离罗倩不远处卖花，她的声音有点怯生生的：“先生，给你可爱的小姐买支玫瑰吧，它会给你们带来幸福。”

不断地有人问李苏买花，向她道谢。

李苏的脸色因激动而显得容光焕发，不断地向买花人道谢。

这时，罗倩悄悄走近李苏问：“苏苏，怎么样？”

李苏兴奋地说：“非常好，倩倩，很有劲的，最好每天都来就好了。”

罗倩笑道：“你不想让你老妈活下去了？每天都来，你老妈非跳黄浦江不可！”

李苏叹了一口气：“唉，天天关在家里，读书，读书，还是读书，这寒假怎么过！罗倩，你妈妈真好，什么都由着你。”

“那也不见得，不过，同现在那些老妈比起来，我老妈绝对够意思的。明天我在家休息，后天我想去找份工，把学费给赚回来。”罗倩说到这里，神色有点忧郁，“我真想帮妈妈一把。”

“倩倩，如果要帮忙，你就说，我们可是最好、最好的好朋友了。”

“好，我再回到那边去卖花去，早卖完早回家。”

就在罗倩离开李苏的当儿，在“梦世界”的人流中走来一对情侣，女的挽住男的胳膊缓步而行。他们环视一下四周，对拐弯处的卖花姑娘罗倩投以审视的目光后，又把目光投向李苏这边。不一会儿，他们亲昵地走到李苏跟前站住了，女的目光注视着鲜艳的玫瑰花，男的讨好地征询女的意见，只见女的轻轻地点着头。于是男的对李苏说：“噢，小姐，我买花。”

李苏微笑着拿了一支盛开的玫瑰递了上去。

“小姐，还有吗？”男的盯住装花的纸箱看。

“有，有，这箱子里还有许多呢。”

“唔，这花真不错，好，我全要了。”

李苏又惊又喜说：“你全要？还有四十多支呢！”

女的说：“我们公司的同事全来了，都带朋友的。”

男的接口说：“送给他们每人一支，表示祝福嘛。”

李苏高兴地说：“那好，我给你们打个折吧。”

“不用了，谢谢你，小姐。”

李苏把那只箱子捧了起来交给男的说：“四十一支，八十元吧。”

男的接过那只箱子，拿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给李苏。

李苏拿出钱来，数完后，要找钱给男的。

这时，这对情侣早已迫不及待地捧着那箱玫瑰，向转角处走去。

李苏抬头看见那对情侣走了，连忙在人群中挤着，追寻过去，喊道：“喂，先生，找你钱！”

在马路转角处的梧桐树下停着苏怡然的那辆豪华“尼桑”。

这时，苏怡然跟刚才买花的情侣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那箱玫瑰被他们毫不怜惜地扔在了脚下。

苏怡然笑着对周明他们解释道：“实在没办法，对待现在的孩子，得讲究点教育方法，教育艺术。好了，现在我的那位小姐正在欢天喜地庆贺买卖兴隆呢！”

原来，苏怡然看到李苏不听她的劝告，毅然去“梦世界”卖花，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用手机把公司里的职员周明和吴菲召来，要他们假装成情侣到“梦世界”去把李苏的所有玫瑰全部买下，好让李苏早点回家。她亲自驾车把周明、吴菲送到“梦